

# 世界論壇

期六十第一卷

民三十二年十月四十日

零售：每冊五分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郵費在內國外全年  
加高費二元郵費代價以一分五分者為限

編譯者：世界論壇社

發行者：文心書報社

北平米市大街電話東局三四九號

## 現代所得稅制之綜括的檢討

崔敬伯譯

日本京都帝大之財政金融研究會，於本年七月底刊行『各國所得稅制論』，由沒見三郎等四人合著，全書三百八十四頁，對於世界各國之所得稅制度，均有很詳贍的敘述。果如波當所言，『財政為國家之神經』，則所得稅一項，實為現代租稅制度之骨幹。涵義既宏，其書又新，摘為逐譯，聊當紹介。

### 一 國稅中所得稅之發達

現代『文明』諸國的租稅制度，實以所得稅為中樞。對所得稅如加以研究，即能批判各該國財政制度發展之程度。

現代之所得稅，不僅以國稅之資格而存在，在美國則有『州所得稅』，在德國則有『邦所得稅』，在日本則有所謂『戶數制』，皆以地方稅之資格，獲得相當之發展。現在專以國稅中之所得稅為問題之中心，以觀其在各國稅制中發達之踪跡。

一、現代所得稅制之綜括的檢討

二、德國法西斯帝國財政小資產階級

三、英國言行之批判

四、韓東流軍論

五、日本宗教基督教時代

六、蘇俄北部諸民族的重生

劉正

趙景春

崔敬伯

朱兆南

王澤光

王述先

劉正

趙景春

七、日本的忠君

據一九三二年度之財政統計，英、美、法、德、義，以及一九三三年度之日本財政統計，互相對照，則日本之所得稅收數，為一億三千八百一十萬圓。英國之普通所得稅與附加所得稅為三億二千六百萬鎊。美國之所得稅為十億九千九百九十八萬美金。德國之個人所得稅，法人所得稅與危機稅合計為十八億九千萬馬克。法國之不動產所得稅，工商業所得稅，農業所得稅，薪俸所得稅，非商業的所得稅，資本利息所得稅與綜合所得稅合計為一百零四億四千七百萬法郎。義大利之不動產所得稅與所得稅合計為三十八億一千九百萬利拉。茲將上列各國稅收總額及所得稅所占之百分率分列於左，以資比較。

國別	年 度	稅收總額	所得稅百分率
一九三三	六八三・七二八	二〇・二%	
一九三三	七五二・三八五	四三・三%	
一九三三	二二七一・九二七	五〇・七%	
一九三三	七・九六五	二三・六%	
一九三三	三四・七三二	三〇・一%	
一九三三	一五・八一二	二四・二%	

註 關於稅收總額，日本為單位千圓。英，單位千鎊，美，單位千元美金。德，單位百萬馬克。法，單位百萬法郎。義，單位百萬利拉。

同稱所得稅，有帶「收益稅」的色彩者。有以特別稅或附加稅的形式，以一部讓與地方者。僅以國稅中所得稅之收入額，即認為所得稅之收入，自屬失實。然而所得稅之收入，僅就其在國稅中之地位觀之，少則二成以上，多則五成以上，所占之地位，不為不大。若以多少之順序言之，則美之

百分率最高，英國次之，法、義、德、日，又次之。

國稅中所得稅之採用，各國均始於何時？排比其事實，以見其先後，亦一有興趣之事。茲據德國學者波薛茨之調查（Johannes Popitz, Einkommensteuer, Handwoe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III Bd. S. 437），而加以多少之修正，列表如左：

第一	英國	一七八九年
第二	瑞士	一八四〇年
第三	美利堅	一八六二年
第四	義大利	一八六四年
第五	塞爾維亞	一八八四年
第六	南澳大利亞	一八八四年
第七	日本	一八八七年
第八	新西蘭	一八九一年
第九	我蘭達	一八九三年
第十	塔斯馬尼亞	一八九四年
第十一	奧地利	一八九六年
第十二	西班牙	一九〇〇年
第十三	匈牙利	一九〇九年
第十四	法蘭西	一九一四年
第十五	捷克斯拉夫	一九一四年
第十六	俄羅斯	一九一六年
第十七	加利西亞	一九一九年
第十八	盧森堡	一九一九年
第十九	比利時	一九一九年
第二十	德意志	一九二〇年

第廿一

布加利亞

一九二〇年

第廿二

波蘭

一九二〇年

第廿三

巴西

一九二二年

第廿四

羅馬尼亞

一九二二年

以上年表中，有應注意者二事。第一，關於英國所得稅之制定，有主張始於一七九八年之『Triple Assessment』（三重課稅），有主張始於一七九九年之新所得稅法者。本年表採第一說。第二，關於美國之所得稅，依波薛夫之主張，最初之所得稅，應始於一八六二年七月。但若從嚴格的解釋，實應以一九一三年憲法改正後所制定實施之新所得稅法為起點。

## 一二 各國所得稅法制定之由來

一切社會制度，固有其共同的事實，但自國稅中所得稅制觀之，基於各國種種之特殊事情，其制定的時期，表現不自然的遲延，即自所得稅之內容觀之，亦常受特殊之影響。試就美、德、法、英、義、蘇各國之往事，以觀察其間之消息。

美國因合併各州而完成建國事業，最初專行州所得稅。至於採用聯邦所得稅（Federal Income Tax）乃一八六二年

七月之事。其後改廢無常，時行時止。至一九一三年二月，斷行憲法之改正，始將所謂『聯邦所得稅違反憲法』之積年的非難，一掃而空。乃於一九一三年十月制定新所得稅法，以至今日。

至於德國，自其發生之歷史的事情觀之，地方分權之趨勢頗強，所謂『直接稅歸各邦，間接稅歸帝國』之原則，久被採用。所以所得稅之在德國，並不以國稅而存在，而實發

展於各邦。但自威瑪憲法設定以來，打破多年之地方分權，確立中央集權之制度。遂於一九二〇年三月經愛次柏格（M. Erzberger）改革之結果，將所得稅自各邦收回，使歸為國家稅。國稅中所得稅之發達，以德國為特遲。

其在法國，外形標準主義的物稅，支配人心頗久，如所得稅之束縛個人自由的課稅，認為違反『人權宣言』，有背法蘭西大革命之精神，不為法人所歡迎。所得稅法案，提出之次數，曾超過二百，竟無一次採用。最後至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勃發，所得稅始實施於法國。

再看號稱所得稅祖國之英國。自一七九八年開始採用所得稅之後，一八〇二年廢止，一九〇三年再採用，其後改廢無常，自制定一九〇三年稅法之後，始踏襲該稅法之精神，而成爲恒久稅，以至於今日。然一九〇三年之所得稅，因所得稅源之不同，將所得分爲A·B·C·D·E·五種，成爲源泉課稅主義爲主之『分類所得稅』（Schedule System），與綜合所得稅，距離甚遠。至一九一〇年路得喬治制定『超過所得稅』（Super Tax），後又改名爲『附加所得稅』（Surtax），始將從來之分類所得稅，合併而成爲綜合所得稅。

此外若義大利之所得稅，遵奉生產第一主義而立法；若蘇俄之所得稅法，則努力實現社會革命之精神。是皆最近稅制上之顯著的事實，不能不注意及之。

美國財政學家塞利格曼（E. R. A. Seligman）曾說過『所得稅之成立，以文化之比較的高度的發展與貨幣經濟之充分的普及，爲前提要件』（Article of Income Tax i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7, p. 626）。但是此等

條件具備後，不必即成立所得稅。如果政治的要件與社會的要件，不能齊備，仍不能成立所得稅。美國憲法之規定，妨礙所得稅之發達。德國財源分配之政治的原則，延滯國稅中所得稅之採用。法蘭西大革命所建樹的自由之精神，使法國所持稅法之制定，直至世界大戰勃發以後。即在產業革命經驗最早之英國，總於傳統之力，直至一九一〇年，猶不得不以分類所得稅自足。此等事情，倘加以比較與考察，僅在租稅制度方面，亦可見各國特殊事情的影響之大。

### 二、各國所得稅制之機構

各國所得稅制，自其構造方面觀之，日本與德國為一般所得稅中心主義。英、美、法、義，為箇別所得稅中心主義。而英之與美，互有類似之點，蘇俄之所得稅，則有獨特之組織。以下將日德英美法義蘇俄之所得稅之構造，加以賅括的比較。

日本之所得稅，大別為對於第一種法人所得之所得稅與第三種對於個人之所得稅，此外又有對於公債公司債之所得稅之第二種所得稅，而成為特別之課。第一種所得稅與第二種所得稅，以採用比例稅率為原則。第三種所得稅，則用累進稅率，實行綜合課稅主義。德國所得稅，分個人所得稅（Ein Kommensteuer）與公司稅（Körperschaftsteuer）兩種。自原則上講，法人所得稅，用比例課稅。個人所得稅，則用累進稅率而行綜合課稅。在細目上，雖有不同；在大體上，日本所得稅與德國所得稅，實屬於同一系統。所不同者，在日本則國稅所得稅，伴以地方附加稅。若在德國，則將國家所收之所得稅，分出一部，以予地方。

英國所得稅，於其歷史上有名的普通所得稅（Normal

Tax）之外，另有附加所得稅（Surtax）。普通所得稅，無論課於自然人或法人，將所得分為五大種類（Five Schedules）而採用稅源課稅法或直接課稅法。所稱之「標準稅率」（Standard rate），由每年之財政法（Finance Act）決定之，屬於比例稅率。附加所得稅乃對於自然人所得，凡超過二千鎊者，即按累進稅率課稅。普通所得稅為箇別所得稅，而附加所得稅，則帶有一般所得稅之色彩。美國之所得稅可分為個人所得稅與法人所得稅二種。個人所得稅更分為普通所得稅與附加所得稅二種。普通所得稅先採用比例稅率，可認為個別所得稅。附加所得稅，對於一萬美金以上之大所得，採用強度的超過額累進稅率，頗具有一般所得稅之性質。法人所得稅，雖依比例稅率，但與個人所得稅相較，其標準頗高。英國之所得稅與美國之所得稅，其制度之構造，多有類似之點。但關於法人課稅之方法，關於稅率之規定，均有不同，稅制之基調，各有異樣之色彩。箇別所得稅式之普通所得稅與一般所得稅式之附加所得稅，融匯併用，頗足供他國效法。法國所得稅可區別為分類所得稅（Impots cedulaires sur les revenus）與綜合所得稅（Impôt Général sur les revenus）分類所得稅自七種租稅組成，即，家屋所有所得稅，土地所有所得稅，農業所得稅，給料所得稅，非商業所得稅，土地所有所得稅，農業所得稅，資本利息所得稅。自然人與法人之間，不設何等之區別。只於二者之間，適用不同之比例稅率。至於綜合所得稅，係以對大所得之自然人課稅為目的，採用間接累進之制度。分類所得稅屬於箇別所得稅，綜合所得稅則屬於一般所得稅。義大利之所得稅可區分為不動產所得稅，動產所得稅，與補完所得稅三種。不動產所得稅更可

分爲土地不動產稅與建築物不動產稅，其來源頗古。惟義大利普通所稱之所得稅，僅指動產所得稅 (Imposta Sui redditi della ricchezza mobile) 與補完所得稅 (Imposta Sui redditi entare sui redditi)。『動產所得稅』，乃自然人或法人所受之 (A) 公債利息等之純資本所得，(B) 商工業金融業等之資本勤勞共勵所得，(C) 自由職業所得與俸給等之勤勞所得，(D) 對於公務勤勞所得所行之源泉課稅法或直接課稅法。控除查定之結果，雖有多少累進的傾向，但自大體上言之，乃係採用比例稅率。『補完所得稅』，係對於自然人的大所得，課以比較的輕微的累進稅。動產所得稅，具有箇別所得稅之性質。補完所得稅，則爲一種之一般所得稅。前者與法國之分類所得稅相當，後者與法國之綜合所得稅相當。

蘇俄之所得稅，分爲對於農村住民之單一農業稅與對於都會之所得稅二種。蘇俄之共產主義，雖因新經濟政策與新經濟政策，而加染資本主義的色彩，但其本身，猶能到處表現社會革命的精神。於單一農業稅則重課富農，於所得稅則區別私人及私的企業，與國家及組合企業，即其適例。

#### 四 各國所得稅之展望

自一千七百九十八年，皮特 (William Pitt) 在英國創設所得稅以來，已經過百三十餘年之歲月，今世主要諸國，幾

無不採行所得稅。自現行所得稅法觀之，日本之所得稅以及德國之個人所得稅，均係採用一般所得稅中心主義。但在箇別所得稅中心主義之英國，自一九一〇年採用超過所得稅以來，一般所得稅之精神，漸次浸入各國之所得稅立法。無論在美法義任何國家，箇別所得稅之外，均採用一般所得稅。此種事實，乃研究世界各國所得稅之構造時所當注意之現象。

各國各有不同之歷史，各自不同之社會組織與經濟組織中成長而來。各國之財政制度，所以表現這些之不同，寧屬當然之事。但因文明之進步，地理的間隔，大爲縮減，思想的距離，大見接近。加以國際經濟關係，日益密接，各國之財政制度，亦不能不增加共同之分子，寧屬不可否認之事實。縱令於租稅制度，各國猶自保守其不同的傳統，時至今日，亦不得不與世界共呼吸。各國之所得稅，雖各保持其特殊性，但其日趨類似之點，無論何人，亦難否認。各國所以次第採用所得稅，即與世界共呼吸之一特徵。一般所得稅，漸次風靡各國，亦足供所得稅之世界化的證據。關於各國所得稅將來之展望，令人感到各國間相互微妙之影響，一國所得稅之改正，即可波及於他國。由是觀之，各國所得稅制之比較研究，其重要性，實覺與日俱增，注意財政問題者，實有重視之必要。

# 德國法西斯帝獨裁與城市小資產階級

O. Piatnitzky. 著  
李善夫譯

這篇東西的原文題名 *What has Fascism given to German Masses?* 全文共分三節，

第一節是法西斯帝獨裁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第二節是法西斯帝政權與工人階級，第三節是農民的情況。本文就是該文第一節的翻譯。現在一般對於法西主義的規定是：它以小資產階級為其羣衆基礎，而却是代表金融資本的利益。這個看來很矛盾的規定，在這篇文章得到最確切的事實的證明。

在法西斯帝奪取政權以前及正奪取政權的時候，德國的小資產階級是在極度的興奮中。他們形成褐色衝鋒軍及黑色特務隊的主要幹部。他們破壞德國革命黨的機關報，破壞革命黨及一切革命團體的房產，他們逮捕並毆打革命工人，將革命工人及讀閱革命報紙的一切人向官廳告密。在城市裏，他們形成了法西斯帝獨裁的民衆基礎。

為什麼他們這樣興奮呢？這是有原因的。這是因為德國的小資產階級——包括小商人，政府僱員，年俸生活者，失業技師，以及學生等——在經濟恐慌過程中，生活日漸貧苦，他們對前途的希望日漸幻滅，而法西斯主義者們，恰好對他們作努力改善他們生活地位的宣傳。

在法西斯帝的綱領中——這個綱領法西斯帝是允諾在其取得政權後，完全全實行的——對小資產階級是作了最多的允諾的。下面一節就是一例：

「我們需要創造並維持一個很健全的，很繁榮的中等階

級；大百貨公司即應收為國有，而以其空地低價租之于小商人。所有政府的定貨首先應顧慮到小商人（就是說，政府要定貨，應先在小商人那裏定——譯者。）」（德國社黨綱領第十六項。）

德國社黨並主張，為了小商人的利益，應廢止合作社。爲的讓小資產階級相信：這些諾言將真實履行，法西斯帝特創立「中等工商階級之戰鬥同盟」，當作國社黨輔助機關之一。

在法西斯帝搶得政權後，這一切有什麼變化呢？

這是任何人都知的，法西斯帝沒有沒收大百貨公司，因此自然也沒有把這公司租給小商人。反之，法西斯帝政府還以一千四百萬馬克補助金給與泰柴公司 Tietz Concern.，這個公司在所有德國大城市裏都設有巨大的百貨公司。巨大的美國公司烏爾渥斯（Woolworths）在德國各地都設有支行。在一九三二年，它投資六百四十萬金元，在一九三三年，

投資七百九十九萬元。在一九三二年，烏爾涅斯在德國所設的支行共數七十，到了一九三三年，即希特勒統治的第一年，這個數目增加到八十四。

政府以及省市當局繼續向克虜伯，西門斯及其他大資本公司定貨，並沒有向小商人定貨，像法西斯蒂在早先允諾的。

這倒是真的：法西斯蒂奪取工人合作社及工人所投存于該社的款項，可是他們並沒有奪取他們所應允奪取的合作社。

這些大的合作社繼續存在，不過添了一些法西斯的管理者。關於這種合作社，法西斯蒂是加力保護的。一個法西斯蒂領袖叫做耐依的，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宣稱：

「無論何人要進行危害合作社及其代理人，那是絕對不允許的。任何國社黨員要做了這種危害事，或參與過這樣的的事情，即將予以除名處分。」

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這位耐依氏又宣布「中等工商階級之戰鬥同盟」的解散；其理由是：這個同盟已「完成了它的任務。」法西斯蒂為什麼要這樣做呵，這是因為自他們取得政權後，成千成萬的小商人日益趨于破產，他們的不滿與憤怒的情緒日益高漲的緣故。

中下層工商階級之間，競爭是日益劇烈起來。我們只要注意到：在法西斯蒂統治之下，沿街叫賣的小販——他們的生活是非常貧苦的——的數目已增到四十萬這個事實，就瞭然了。

在法西斯蒂取得政權以前，他們曾允許廢除一切特別對于廣大民衆負擔很重的各種租稅，如新人頭稅，販賣稅，消費稅，商稅，住屋稅，酒稅，獨身稅等。法西斯蒂並且允諾

降低用電費用水費，及保險費。

但是所有這些允諾都實行了嗎？

所有上述那些租稅都仍舊存在着，並且法西斯蒂政府無情地強迫人民交納這些租稅。同一九三二年比較，則一九三三年，一般工人，農民及小資產階級要每月平均多付二千一百三十萬馬克的營業稅及販賣稅，雖然實際貿易的數額反比上一年減少些。可是克虜伯，泰森及其他大資本家反受政府優待。他們不但可以不付失業保險費，就是所得稅也減輕了。在一九三三年，大資本家的紅利雖大大地增加了，可是他們所付的所得稅，反較之上年每月平均要少付一千九百二十萬馬克。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財政部下令征稅，並指明在這個時候各種租稅的任何減少都是不允許的。這個命令同時又很小心地給與下面這個訓示：

「稅收員及政府代理人當執行職務時，應不穿着可尊貴的衝鋒軍制服及佩帶卍字徽章。」

好像是稅收員不佩帶卍字章，一般人就不知道他們所付納的租稅是被法西斯蒂政府所征收的。這是何等可耻可笑的事！

法西斯蒂也允諾過破除小債務者之被利息奴役的狀態，也允諾過沒收銀行，停止國家對大資本家的津貼，並供給小商人以低廉的信用借款。這些諾言，是在無線電，報紙，會議，小冊子，及所謂「緊急綱領」中廣播地宣傳着。

「緊急綱領」宣稱：「我們要如俾斯麥在半世紀以前收鐵道及郵政為國有一樣，應將銀行，通貨及信用機關也即收為國有。」

自然，法西斯蒂一旦登台，他們並沒有做任何解除小債

務者的困難狀態的工作，甚至如何改善他們的狀態，法西斯蒂們也不會顧慮到。一九三三年年中，法西斯蒂政府曾指派一委員會去考察銀行的活動。在這個委員會完結了它的「考察」之後，國家銀行總裁 Schacht 氏作了如下的聲明：「這個委員會全體一致的意見都認為銀行不應收為國有。」

同時，高卑爾 Goebbels 個人的機關報 Angriff 宣稱：「關於金融制度、銀行及交易所，我們所應採取的方法，就在使牠們成為國家經濟組織的血管而發生作用，我們不應阻礙這種作用。」

經濟部長 Schmitt 亦力稱：「關於利率的強迫低降的一切學理的討論及其他如此等類的廢話，現在都應該停止，現在不是談這些廢話的時候。」

國家銀行總裁 Schacht 氏，當他在一個銀行家大會演說的時候，這樣地安慰他們：「我現在很高興地告訴你們一事，就是政府對你們絲毫沒有採取強暴政策的意思。」

自然，德國銀行家及大富翁的一絲一毫都是沒有侵犯的。不僅如此，這些金融巨擘，還都是德國「最高經濟理事會」的首領，正領導着德國向所謂「非資本主義道路」走呢！城市小資產階級現在已經領略到法西斯主義式的「社會主義」的真價值了。

在今年一月，中小公司及中小商人所發出的匯票因不被信任而退回的數目較之去年一月要多百分之四十，這個事實

不是明顯地表現中小商人之日趨破產嗎？

在法西斯取得政權以前，他們曾允諾減低高級官吏的新俸，拿這筆節省下來的用費來僱用失業者及被裁職員。實際上怎麼樣呢？法西斯蒂官吏仍然一樣拿着很高薪俸。次等的法西斯蒂領袖一個月就拿五千七百馬克的新俸。你想高級的官吏一個月該拿多少呢？

法西斯蒂給與中等階級下層的各種允諾也照樣沒有履行。

當法西斯蒂取得政權後，他們趕走了在政府機關的一切中央黨，社會民主黨的分子；這時空位是很多的，可是這些位置並沒有給與失業的小資產階級，及其他各種失業的僱員。這些位置大部分安插了法西斯蒂的黨徒。

德國的官吏及政府僱員的總數約六百萬，但其中有百分之四十二，都在法西斯蒂上台後失業了。

資產階級想把下級僱員的薪水再度減低，於是法西斯蒂就恭順地執行了這個訓令。

法西斯蒂也會允諾過回復德國的戰前地位，可是這個允諾沒有實行，德國的小資產階級（當然不只小資產階級！）却因為軍費的支付而被榨取得慘白了。

總之，一句話：法西斯蒂獨裁並未給德國城市資產階級以絲毫的利益！

# 英國言行之批判

R.Bishop  
朱兆蘭譯著

英國一貫的政策，便是口頭上鼓吹和平，實際上準備戰爭，備戰的步調愈加速，和平的鼓吹也愈起勁。目前大戰底爆發日趨迫切，英國當局又照樣發出了種種和平詞句，但事實上告訴我們，英國是「老狗玩不出新把戲」，它底和平腔調之提高，適足以做其汲汲備戰之反映而已。本文將英國當局底言論與行動作一對照的觀察，以揭發其口頭和平底欺騙性，批評極稱老到，爰為逐詳如左。

譯者

在神聖言辭底掩護下，作極度貪婪的侵略行動，英國資產階級可稱是無比的能手。這種言行底不一致，本來是英國歷史上的舊把戲，但自本世紀以來，該國一般首相如魯意喬治，鮑爾溫，麥唐納之流，在玩弄這種把戲上，更超過了他們一切的先驅者。不過，將整套的欺騙集中於一篇演說而用莊嚴的辭句表達之，如軍部大臣海夏門爵士在七月二十一日所發表的，則尚不多見。該日前二日間，鮑爾溫氏會於國會中提出擴張空軍案，主張增添飛機四十一隊，技術人員五千名，海夏門底演說即為辯護此項提案而發。海氏說：

『我國政府並無製造戰爭之企圖，即在大不列顛領域之外之任何人也不會夢想英政府具有此種企圖。你們永未聽到過任何國家曾經指責英國抱有何等侵略計劃，尤未聽到過任何人指示英國底軍力足以招致戰爭。事實上，英國已在最低限度安全保障的範圍內，表演了裁減軍備之最好的例証。』

海氏繼而責備各國政府，謂彼等阻礙英國定現其促進普遍裁軍之使命，致令英國不得不違其意旨而從事軍備之擴張。這種言辭是極其可笑的。軍縮會議底失敗，英國須負最大的責任，只從這一盡人皆知的事實上看來，已可揭穿以上演說底欺騙作用。在日內瓦會議席上，蘇聯代表曾提出種種和平方案，但反對最烈者却是英國，這也是歷史上鐵般的事實。更就國社黨統治下的德意志之重張軍備上看，努力促成之者除了英國而外還有誰呢？

近年來英政府更加裝模作樣地擺出一副和平維護者底面孔，但若真個視英政府為世界和平底支柱，那便犯了認賊作父的錯誤。在本會計年度內，英國底軍事費及債務費（用於償付過去的戰債）共達三二七，〇〇〇，〇〇〇鎊，佔歲出總額底百分之四十七。在六年來的恐慌期間，綜計直接用於軍備上的費用，已達六五六，〇〇〇，〇〇〇鎊之高額。若

觀其歷年軍事費增加之速，尤足驚人。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全部海陸空軍費用為一〇三,〇〇〇,〇〇〇鎊，翌年增至一〇七,九〇〇,〇〇〇鎊，本年度列入預算者為一一三，七〇〇，〇〇〇鎊，而且，這一期間仍屬於物價跌落的時代。

英政府之虛偽的和平言辭雖然不是新東西，但於此時重彈舊調，未免過於不合時機。

因為，在為鮑爾溫所提出且為海夏門所詮譯的提案中，規定英國須於五年之內擴充空軍一倍；七月二十三日海夏門氏更於上院中聲明：這一提案只能認作最低限度的計劃。

倫登道里氏也說：

『擴充空軍即等於保持和平，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敢於攻擊武裝的英國或其他任何國家。法國將以一五，〇〇〇，〇〇〇鎊用於空軍，意大利將花費一六，五〇〇，〇〇〇鎊，英國在最近期間須與此等強大的空軍國家保持平等』。

鮑爾溫，海夏門，及倫登道里都曾直接了當地說，依他們看來，軍縮會議已陷於整個的破產。他們對於條約之足以做避免戰爭的工具，完全缺乏信賴，據他們表示，在最近的將來，戰爭是絕對無可避免的。

關於新空軍準備之意在自衛而非為侵略的欺騙說教，在準備開始時即已暴露其為虛偽。鮑爾溫在最近一篇演說中聲稱：

『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擔保任何人不受轟炸，這一點我們要求人民加以澈底的瞭解。無論人們

在口頭上講的如何天花亂墜，飛機照樣可以發生効力。』在本星期內，倫敦會舉行大規模的空軍演習，意在試

一試首都底防空能力。現有的防空設備之不足以抵避敵人底空軍襲擊，在這次試驗之下完全曝露出來。大晚報(Evening News)以簡短刺目的標題說明這一事件如下：

『昨夜轟炸倫敦極屬易事！』

『全部爆擊機均到達其目的，防空設備處處無效。』

關於防空效能之鼓勵，還有比這個再富刺激性的嗎？

各帝國主義者既已盛張空軍，現在又圖謀大量擴充海軍，同時，陸軍底機械化也在加緊進行着。

大規模的兵工廠及化學工廠，均已延長工作時間。歇菲爾德向屬於軍火製造業底中心，現在成了最活躍的產業區域。在過去六個月間，該地有二六，〇〇〇失業工人被吸入這一產業部門，著名的威克士鋼鐵托拉斯，尤呈現空前的繁榮。寔言之，歇菲爾德軍事工業底繁榮程度，便是軍備擴張範圍之最好的指標。

在這種局面下，勞工黨底態度如何呢？該黨前曾發表演言，聲明在『自衛戰爭』發生時，定當贊助『我們的』政府，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自此時以後，該黨又發佈一道施政計劃書，其中說：

『當與其他國家發生爭議時，本黨將努力引導政府使採取和平手段，而不以武力作為國策之基調，並當立即將事態底真像報告國聯；即為自衛計而不得不出於以武力相見時，亦當站在雙方有利的立場上，遵從國聯之決議。』

此地最饒興趣的一點，便是勞工黨不肯承認『以武力作為國策之基調』，事實上，又有那個政府肯於坦白的聲明『武力』是它底得意工具呢？聰明的英國資產階級政府是不會

如此的；而且，又有那個政府肯於承認採取侵略政策或準備侵略戰爭呢？日本對中國的襲擊尚且不如此宣佈，雖然日本在外交上不及其他國家掩飾得周詳。

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底一切戰爭中，如果只相信報紙底社論及政治底家演說，那末，對方一定是侵略者。但一切資產階級國家底戰爭，都不是自衛戰爭，過去如此，將來也如此。在一切戰爭中，它們都是爲了帝國主義底目的而戰，即爲了擴張領土，開拓市場，奪取原料，或打擊強大的敵人。

勞工黨中有許多有經驗的政治野心家，大戰後，他們底經驗愈發豐富。一九一四年戰爭初啓時，他們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反戰的誓言，現在則正在聚精會神地準備參加第二次戰爭，他們所謂『自衛戰爭』之欺騙的宣傳，不過是掩飾其贊助侵略戰爭之烟幕彈而已。

勞工黨使用一切的方法加緊迫近的戰爭之準備，這可從該黨『左派』議員戴維士底演說中得到很好的證明。戴氏爲威爾斯礦區麥爾塞之代表，以前政府方面曾提議將烏爾威兵工廠（最大的國有兵工廠）從倫敦遷至一個敵機不易轟擊的地方，戴氏即爲促進這一計劃之實現而來。戴氏說：

『雖然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但我無時不準備在某種情形下爲和平而戰爭。只要政府負責諸公認爲兵工廠在國家底福利上是必要的，那末，我主張將一切軍火製造業遷至麥爾塞，想不至遭受反對罷。』

『我將用盡一切的努力促進這一計劃之實現。麥爾塞四周皆山，可以賦與兵工廠一種有價值的保障，使不受任何海上與空中的襲擊，該地頗多廢棄的礦坑，遇有敵人進攻時，這些礦坑均可作大批軍火之理想的儲藏所。』

英國底寔際情形如何，不難從以上的演說中推測而知。這一演說便是勞工黨混合和平辭句及寔際備戰之矛盾狀態底典型的例証。一般勞工黨底領袖及議員在國會中雖然表面上反對政府底提案，但在行動上卻用盡一切力量使備戰底工作迅速發展。

勞工黨及職工總會聯合委員會已經拒絕了××黨所提出的共同反法西斯及反戰的要求，他們說：『足以使我們變更態度的新局面現在尚未產生。』

在一切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積極備戰的證明，勞工黨底態度也未嘗稍落人後。我們當前的急務，便在於揭露該黨口頭和平及反對備戰之虛偽的本質，並建立一個堅固的反戰聯合戰線……

一九三四，十，五。

## 遠東赤軍論

譯自「改造」十月號

### 準戰事編制的極東軍

蘇俄福耶立多芒將軍及軍事家們，大多數主張戰爭。素持後退論的司耶秦教授失勢以來，赤軍遂又繼承了故富隆宰

將軍的論調，改變了防禦消極方針，漸取攻防並用的積極方針。其結果在產業方面，蘇聯也軍國化了；獨立了軍需工業。在戰略方面對於國防部隊異常重視。

平田晋策著  
王述先譯

特別遠東軍OTBA的兵力，佔全赤軍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所謂百分之二十，其數目約二十五萬大人說來也不能算多；但是在這荒涼遙遠的西伯利亞，屯駐了二十五萬軍，由地理上的和產業上的條件看來，特別遠東軍已是有半走入戰時狀態了。

軍事的佈置既到了準戰事的時期，所以赤軍戰略上的政治工作，也不斷有計劃地活動着了。赤軍軍事家傑出人材次義夫耶爾，在他的『將來之戰論』裏面，會議論到戰前的戰爭政策之計劃說：『赤軍司令官應以各種方法，行使對於敵人的政治作業。因此研究敵國的政治情形是特別重要的。關於敵人的弱點，無論是多麼小的事情，也應看清，以便利用。』這段話將行動計劃的方針，很明白地表示出來了。

現代戰爭不論大小，政治作業的重要，不亞於戰鬥作業。以次義夫耶爾的戰爭思想為基礎，來考察北滿鐵路的紛爭，任何人都可以明瞭這是赤色職員的戰略任務。

可是政治作業若沒有戰鬥作業為後援，那是不能成功的。特別是戰鬥的勝敗，是決定政治作業的效果的，所以赤軍把國防部隊極力強化，蘇俄的司令官曾說：『你敢來咬我的康庫利脫掉地，管教你的牙齒崩碎了。』準備完了的情態，可算畢露。他們很明顯地企圖着福耶立多芒式的殲滅作戰，如把這種赤軍攻擊的性質看輕了，一切的政情判斷，將完全陷於錯誤，其危險真不堪設想。

### 戰壕網

特別遠東軍的兵力，約有二十五萬左右，他們的軍容，因為守着極端的秘密，到底不能正確地調查出來。大概說來，約略如下：

沿海洲地方，對於攻守，在赤軍戰略上，全很合宜。依着軍司令官的用兵能幹，是無論怎樣全可使用的一個地方。在伯力有特別軍司令部，著名的積極論者蒲留次爾，正在那裏努力工作。這地方是統轄和指揮南面的沿海洲部隊，西面的阿穆爾部隊和扎白卡爾部隊的一個最適宜地方。形勢一有不利，軍司令官無論何時可用飛機由北方迂迴，就可以回歸到沒有危險的主要作戰地扎白卡爾一帶。

伯力西方的黑龍松花兩江的合流點，赤軍在那裏建築了根據點和支援點。看見這裏哈爾闊夫的永久築城，令人回想到德法國境的要塞。在要塞後方富耶恩地方，建築了大規模的飛行根據地，哈爾闊夫與富耶恩之間，似有地下隧道連繫着。

兩江合流點三角洲的某三島之上，建築了地窖式的陣地，開拓了飛行場，島的背後，成了阿穆爾艦隊的前進根據地。阿穆爾艦隊的兵力與前年大相懸殊，約有重砲艦四隻，淺潮砲艦三隻，水上飛機母艦一隻，砲艦十隻。在此附近，爆炸機的激烈可以預想到的。這樣遲慢的裝甲薄弱的砲艦，預料也不能發揮多大的戰術效果。然而『列寧艦』『庫拉斯尼波斯托克』艦以下的四隻，排水量約一千噸。裝甲四吋半的砲塔之上，載有十二吋的大砲四門，所以使用起來也不見得過於惡劣。現在赤軍十分重視火力，所以預料這淺水河用的重砲艦當已造出。十五噸，二十噸的重砲當然也被裝載着。

由東邊國境的興凱湖，往北沿烏蘇里河，右岸上的戰壕連續不斷，這方面的根據點，是騎兵集團駐劄的『伊芒』地方。此處的騎兵集團，常與飛行隊甲機隊聯合演習，希圖在初期戰爭中，行使積極的活動。

以興凱湖爲中心，尼閣里斯克與巴庫拉尼契那亞等處，是砲台與堡壘的巢穴。由此直達浦鹽要塞，大有金城湯池之概。利用沿海洲特有的山地丘陵，建築了地窖式的戰壕堡壘，做成了十字炮火的火網，地上防禦可算完成。這個陣地後面的浦鹽要塞，被十二個以上的背面堡壘所包圍，有二十個以上的海岸砲台。被砲台掩護着的灣內，有海軍造船所，從西伯利亞路上運來的潛水艇零件，又在這裏很快地裝置成了；現在尚不知道是那一類的潛水艇，可是『亞闊必艾次』級的新艦，如加入他們海軍的話，今後約於七千里的續航力，以日本海爲行動圈，尚嫌窄狹。

### 赤空軍論

東部集團兵力中，飛行機約有三百架，戰車和裝甲自動車約有二百輛，飛行隊以司帕司克爲根據地，卡里寧技師設計了的赤軍認爲滿意的KE式的重爆炸機，與每小時速度三百基羅P式高速輕爆炸機，各密藏了數十架。

將爆炸機連合使用，能在初期戰爭中，得奏奇功，這是禡耶立多芒在戰術中，主張最力的一樁事。次義夫耶爾說：『把戰場可看做極窄狹，爆炸機的行動圈內，從戰爭的第一日就可變成戰場，長度約有一千二百基羅。』赤軍在邊疆附近，把重爆炸機集合起來，他的希圖是攻擊敵國的重要都市鐵路幹線海上航路，又妨害動員作業，又可使軍隊及非戰鬪員震驚。

重視爆炸是赤空軍的傳統政策，最近AH-T二〇式，已被建造，不久將要成功。這是全金屬單葉的飛機，長三十五米，翼長六十四米，六千四百馬力，速度二百四十基羅，載爆彈八千噸以上。

意大利空軍的卡布寧機，體積却是不小，牠的戰鬥性能可是還有缺陷。這是德國麥爾加次大佐所指摘的。AH-T二〇式能否勝過麥爾加次大佐所自滿的英開爾〇〇機，尚爲問題，不過赤軍信奉爆炸萬能主義而邁進，這倒是值得尊敬的。爆炸機不止用於初期的遠征上，在戰場上也是重要的。馬克斯尼司空軍司令官，以青年的熱情極力提倡，戰鬥飛行集團之內，應以輕爆炸隊作爲主力。因爲這個集團，站在野戰之前，可對敵人的地上部隊加以猛擊。當退却的時候，尚可殿後，以防追擊。

德國的軍事週報Militair-Wochenblatt本年一月三十一日

曾論日本與蘇聯的主軍戰略：『日本空軍攻擊蘇聯的主要都市非常困難。被稱做俄國心臟的馬哥尼特戈爾斯大鐵工廠，在烏拉爾，庫賓涅次工業地帶，是離國境約有數千基羅的內地。此處尚是距日本最近的工業地帶，此外莫斯科和烏克蘭等工業地帶，日本攻擊幾不可能，日本如攻擊這廣大的土地，不僅技術上困難，赤軍又能隨時隨地與以攻擊。反之赤軍對日本的攻擊，情形便全然不同了，東京大阪橫濱神戶相互銜接，浦鹽的空軍，在六七小時之內，各都市皆可攻擊之。日本的特別弱點，各都市的建築物，大都是用可燃性的材料，對於空中爆炸與火災，全然無能抵抗。』這個雜誌的批評，也不能無條件的承認。在戰爭的初期，我們戰路上的不利，亦有該承認的幾點確被指摘出來了。

耶地曼將軍曾在『戰爭初期論』上說過：『將來戰爭的特徵，是戰爭行動擴大的快速。宣戰的時候，能制敵死命的地點，便能發見空中戰。此時重爆炸機不是漫然地各處投彈，全是依着諜報機關的報告，在戰前就作出來的爆炸計畫去實

行的。」赤軍爆炸機的性能，雖有幾分可疑，可是今日的赤軍軍事家，全帶着一種攻勢的態度，這是很明顯的。

### 西伯利亞集團

滿洲一帶赤軍部隊的困難，是在人口稀薄的地方，因為開進了過多的軍隊，常感糧秣不足。小麥不足，野菜不足，乾草不足，以沿海洲作為軍隊的培養地，決不是適宜的地方。所以浦留次爾在「赤星」報上曾說過，糧食一袋之價值，等於一個炸彈。這是他們的弱點，可是同時沿海洲部隊漸漸地就成了一個初期作戰用的前衛軍隊，這是很明顯的。

阿穆爾部隊以武市為中心，集合起來。由軍司令部所在地的伯力，直達武市，沿阿穆爾河，處處皆有連續的陣地。到了武市附近，完全被陣地包圍。江中各島，全施設了築城工事，被三個砲台堡壘包圍的武市，是進入內地的關口，所以有極大的重要性。

彼等將可以遮蔽的戰壕，暴露出來，試行對「滿洲國」武力示威，這些陣地與其說是防禦的支援點，勿寧說是攻擊的根據點。本年夏雖遭洪水，可是各陣地所有的戰略意義，

毫未減少。

這次由黑河璦琿直達北黑龍江省，會有炭疽病流行，有三十頭之牛馬死於此病。這種傳染病很明顯地是來自黑河對岸，看牠是一種平時的細菌戰亦無不可。熱心化學戰的赤軍，對於細菌戰決不能不關心的。

最後赤軍軍事家，在未來的遠東決戰地扎白卡爾的達烏利亞和伯爾卡等大築城地帶，駐軍七八萬人以上。由這方面到滿洲興安省的地形上，騎兵集團，甲機兵團，戰鬥飛行集團等類的使用，無不合宜。赤塔與伊爾庫次克由滿洲事變前即為師團司令部的所在地，此處也有大飛行的根據地。今夏以後，赤塔飛行場上，二百架以上的飛機集中了。赤塔像日俄戰爭時代的遼陽，伊爾庫次克像奉天或是哈爾濱，全是戰略上的要點。

這方面的戰略要線，直達外蒙沙沙漠地帶，買賣城與庫倫全是要點之一，該處駐有部隊約二萬人，大砲五十門，飛行機數十架，對於「滿洲國」的側面，當取一種攻擊的姿式。

## 日本宗教景氣時代

此篇譯自日本雜誌改造十月號

王述先譯

勢力而氾濫着。

據文部省宗務局的消息，近來新宗教的呈請立案非常之多，最多的時候，一天有兩次或三次，平均起來，每禮拜大概均有一次。普通說起宗教來，基督教佛教神道教以及其他各教，我想最多也不過二十種或三十種，可是在這個國家裏邊，每一個禮拜發生一個新宗教，這是宗教在大眾之間以可怕的舉動。

這些新宗教，嚴格的說起來，尚沒有成真正的宗教。近

幾年來，已被「公認」的天理教與金光教，方能算作「宗教」之一。其他由大本教說起，全不過算作「類似宗教」而已。

可是這些「類似宗教」，不止於牠發展的數目令人可驚，就是在宗教的機能實質上，也完全壓倒了公認宗教。類似宗教的信徒，大部分是佛教或其他既成宗教的世襲信徒，可是宗教的實踐方面，說他是完全被類似宗教侵奪了也無不可。

類似宗教可比作毛根。愈是原始時代，宗教愈生存，牠的機能也愈旺盛。無論怎樣發達了的既成宗教，只要牠是生存在宗教形式之下，那全是依着類似宗教的部分而存在的。然而若是過於發達了，則只留下制度與哲學，宗教反到消滅於無形了。所謂毛根，也就是類似宗教的要素，若是沒有的

所以把類似宗教的原始性與卑俗性譏笑的人，是對於這件事沒有相當的認識。宗教特別是存在這個原始性與卑俗性之中的，宗教若是離開牠們，誰存在於何處呢？

以下再說說現在的日本，有多少類似宗教，據大正十五年六月社會教育協會的調查，總共九十八團體，大別可分成以下三種：（一）類似神道的六十五。（二）類似佛教的二十九。（三）類似基督教的四。

然而，到了五年後的昭和五年，一躍而有四百一十六個團體，這真是一個驚人的增多。這其中最多的府縣，東京十五，其次北海道七十，鳥取二十八，和歌山二十七，京都十八，大阪十六，靜岡十四，岡山十二，宮城十一，茨城十

，山形七，琦玉七，全然沒有的府縣，可以說幾乎沒有。

日本文化中樞的東京，在迷信上仍然占第一位，這件事情乍看是很奇怪，其實這是當然的。全體的東京人，是反動的呢？是保守的呢？在祭禮上最能表現出來。說到江戶（東京

）人的性質，是所謂殖民地的性質，江戶本是因着德川的政策而造成的政治的殖民都市。殖民地生活能生長類似宗教，可用北海道只在東京之下而超過其他府縣的事實，便可證明。

再把佛教系與神道系加以比較，在公認宗教一類中，佛教徒占絕對多數，反之在類似宗教當中，結果却正相反。這一來是對佛教腐敗的反動，二來是日人應信日本宗教的宣傳，易入俗人之耳，這是一般反動的復古的風潮相結合，很有力行於大眾中的一種證據。

可是前邊所說的數目，是昭和五年反動的復古的波浪尚未有現在這麼高的時代的調查，在所謂宗教復興的現在，情勢是更顯明的變化了。所謂一禮拜增加一個，雖然是最近的現象，可是今後的增加，仍然令人可驚吧！大正十五年有九十八個，昭和五年增加了四倍到了四百一十六個，依此類推，到了今年最少要超過一千去。這樣的類似宗教增加的情形，完全是大量的，使人想到了微菌的細胞分裂。

### 一 宗教合資公司的發展

這些類似宗教之中，很多奇形怪狀的。

從福岡縣三池山門兩郡到熊本縣的山村之中，有名叫作「打郭，波波」的宗教，在那裏流行着。「打郭」的意思是「團子」，「波波」的意思是形容出汗，可是他的本意就不清楚了。以部落為中心而集合而祈福，可是沒有類似廟寺的東西，民人每十人或十五人在深夜中便集合起來。在農產收

禮以前，組織所謂「千人前」的組織，出巡各地。

信者的團結很堅固，互守秘密主義，不與同黨以外的人交往或結婚。這樣原始的秘密的結社，在日本山村裏邊，有很多的數目。

另外還有一個片假名的幼稚園的宗教，叫作アイヌ教。這個是各音各帶着特殊的意思，用此可說明一切萬有，這都是欺騙兒童的東西，信者也很少，這連類似宗教的程度還不到。

於此相類的，有北海道旭川的中島某考驗出來的，叫作日本神教，這個教發明了「三角之合理法」，他說森羅萬象全以三角形爲基礎而成立的。

佐世保的福田某所提唱的太陽教，是「把靈宇當作一家，把太陽地球當作夫婦，把人類萬象當作子孫」，在山麓建築了拜殿與房舍，以送太陽入沒於海，每天奏着西洋日本合併的音樂那樣地修行。這個人有市會議員，學務委員，銀行總理等的官銜，還經營過妓館營業。看他會致書美國汽車大王福特，真不知他頭腦中所思何事了。

岸一太的明道會，把朝鮮人高大業作個榜樣，引入入套的祕密曝露以後，在昭和五年曾被檢查，全被認作神經病者而釋放了。這個辦法似乎是太細心了，雖然此後知識階級的信徒完全脫離了，可是尚有二千左右的信徒，活動的範圍真不小呀。

在報紙上宣傳一時的「太極道」，震災以後完全消滅了。創始者的田中某，本來是內閣統計局的雇員，他聲稱明治三十年日俄就得開戰，當時被認爲神經病者送還鄉里了，可是後來不久，日俄的確開戰了，忽然就成了豫言者，可是大

震災的時候，他沒有能夠預先說出來。

其後變換風氣的，是有名的天華洋行的橫須賀市渡邊某的靈知學。這是宗教帝國主義的先驅，歐洲大戰的時候，由信徒出資開始經營海運業，造了「聽天」、「行地」、「護法」，「宣慈」四隻輪船，使預備海軍軍人駕駛，在中國四川開闢了航路，一時賺了不少的金錢，可是其後受了海運界不景氣的打擊，現在只經營「天華靴」的製造販賣了。然而在預備海軍軍人及婦婦之間，仍有信徒二千人左右。

這次滿洲事變，這一種的帝國主義營利宗教，像是也會發生，但是因爲一般的景氣，沒有大的發展。只有大本教第一個先進入滿蒙，與「道院」「世界紅卍字」連合起來共同活躍，這是值得注意的。前一二年我在鰲閣地方會見出口王仁三郎的時候，他還吹大話，說從中國回來過暑期，帶來了三十萬圓。

然而這些類似宗教之中，最徹底的，是實行了合資公司的手續的。濱松的某陰陽道本廳，愛知縣的惟神陰陽道本部，與木曾御嶽神祇儒聖教大本廳等這些全是，全國已經出了八個。依然有無限責任與有限責任之分，出資額數也明瞭的記載出來，額數大蓋五百元或千元。例如其中的木舟某，一人而對於三四個宗教公司出過資，這人好像是宗教界中的根津嘉一郎。

雖然稱牠爲合資公司，牠經營什麼營業呢？加持新禱，御符及販賣印刷物，其他布教事宜，全算作營業項目，支部叫作支店，所以這更顯明是營業了。如果把布教認爲營業可以不可以呢？聽說學者與當局仍在討論中，不過把必要的切公文齊備以後，登記所似乎是不能不承諾的。況在今日的社

會，沒有離開經濟的宗教，把一切宗教看作營業也無不可，這類論調亦盛行於世。因此本願寺等，全當作股份公司登記了，設置了社長董事監察等重要職員，如按上邊理論，這個反是行得其當也未可知。如出了赤字，便壓迫信徒令其認股投資，便可打開難關了。

雖然成了公司式的宗教，也被徵收稅金。前面說的類似宗教，為什麼需要公司登錄？原因是登錄以後，便可使用『公認』二字了。類似宗教在牠初興的時候，也會在各方面攻擊既成宗教，可是稍為立下了基礎以後，依然變成既成宗教的一流，也是希望『公認』。『天理教』與『金光教』為的是得到『公認』，傳說用了數百萬的運動費，與這個比較起來，稍為乖巧一些，用合資公司的名義去登記，就能夠很簡單地，很廉價地使用『公認』二字了。

去年『大本教』的人類愛善會，收買了每夕『新聞報』出口王仁三郎做了名譽社長，這個也可說是『公認運動』的一種準備行動。這種類似宗教在我們的少年時代，是一種預言者，在鄉里的各村莊中活動着，可是近年以來，似乎不大發表預言了。他們現在也沒有再發表這種危險玩意的必要，因為他們已經有了宗教的基礎，這也是『衣食足而後知禮義』的意思，現在他們只希望慢慢地得到『公認』。雖然現在一定有了預言一九三六年危機的人。

### 二、類似宗教的原型

類似宗教發生的路程，大概都相同。大概都是先有一種奇蹟，這種奇蹟是有各形各樣的，例如說：『我在二月十一日曾死過八小時，又十三日死過四小時，兩次死的時候，覺得好像顛顛倒地落下去似的，也不記得經過的痕迹。』在這

裏發見了『地獄極樂是虛偽』，由此一種新的宗教便出現了。這類論調亦盛行於世。因此本願寺等，全當作股份公司登記了，設置了社長董事監察等重要職員，如按上邊理論，這個反是行得其當也未可知。如出了赤字，便壓迫信徒令其認股投資，便可打開難關了。

最近在青森地方非常發達的一個宗教叫做松綠神道大和山會。這個宗教可算是類似宗教中的典型，說到牠的起始，很有趣味。

大正七年青森附近的山上，樵夫因為燒炭，伐了一棵直徑三尺的山毛櫟樹，樹心中發現了一個人體的形象，遂將此木帶回交與了主人。從前在這個炭廠儲工的有一個人，叫做田澤某，本來非常的懶惰，品行也不端正，所以被驅逐了。他聽了這消息以後，趕快買了這個有人形的木頭，他從前本是大本教的信徒，到了東京又加入各處的宗教團體研究一番。昭和二年又回到青森，常常把這人體木像說與人聽，後來到昭和五年一月的時候，前面所說的這種新宗教遂興盛起來了。這事很奇怪，最初信徒還不到二百人。翌年逐一躍增至六千人，現在伸展到北海道樺太九州朝鮮等地，在這短期時間內，就獲得了數目驚人的信徒。

教祖田澤雖然是個無知識的人，可是却有些小學校長和女學校長等加入了這個宗教，合作了祝詞，神諭，神歌，發行『永久的燈火』月刊，又發行所謂『教祖的勅書』與意義不明梵文字樣的符錄。牠原則上並不要布施與香火錢，由信徒每人每月繳納二十錢的會費，其中十五錢為月刊費，其餘五錢算維持費。

實在這是一種很愚蠢的事情，無知的信徒們信奉奇蹟，依賴靈顯，幾乎近於發狂地信仰。至於堪稱為智識階級的人們，也很有信仰的，這真是非常令人奇怪的事。智識階級的理想認為這種宗教似乎最適宜於日本的國民性。這次滿洲事變

出征的兵卒及其家族，以爲出征能得安全回歸者，全是這大和山神的加護，所以這個宗教就更加興盛了。

這個宗教發達的最大原因，是因爲一定的會費之外不再要布施和香錢。因此就變成饑饉地方適宜的宗教了。不像天理教那樣家產房屋有被騙的危險，民衆所以才能夠得以安心信仰。

所謂會員制度是最近抬頭的各類似宗教的共同特色，這是應注意的一件事。新興的類似宗教較既成宗教在經濟方面更能合理化。其中最合理化的就是現在盛行的『人之道』了。

#### 四、『人之道』的近代性

『人之道』的發生和發展過程，已在各新聞雜誌上發表過，我想沒有再說明的必要了。爲後面批評便利起見，大略說一說。教祖御木德一是松山市一個破產酒店家的次子，九歲時爲禪宗黃檗派某寺的小僧，三十二歲時便做了住持，非常喜歡賭博，又把寺產賣出，他在廟的正殿和廚房中裝置上機械來織布，結果却失敗了。他以後又當過新聞記者，還做過浮攤的商人。又流落到大阪，其子女或爲小使，或爲婢女，自己又當了郵差，他的妻便在此時死去。因爲長女咳嗽甚劇，他於是成了御嶽教德光教會的信徒，對於禪學稍有心得。金田德光死後，他便成了這個教會的繼承人。其後他稱金田爲幽祖，自稱爲教祖，他起始傳教在大正十三年。

昭和三年在大軌沿線小坂地方建立教會，六年三月自從改名爲『人之道』教團以後，異常發展，現在信徒約六十萬。然而現在仍然依着幾何級數而膨脹，很明顯的成了一個新的類似宗教。因爲是神道十三派的一派，扶桑教的一分派，所以已成爲公認的宗教。牠的內容與神道類似團體無大差別，以

下面的六個神律作爲教義的根本，可是這也不過是很普通的東西而已。

##### 一、神是萬象的根本

二、君主是國土的主權

三、人是神的表現

四、夫是生力的所有者

五、婦是產力的所有者

六、世界是神業的實現

在六條之中，前三條是金田想出的，後三條是御木想出的，後者有更實際和更現代的特徵。

這樣的根柢教義極爲簡單，易言之，即是按照『人之道』而行動，便無錯誤。但是甚麼是『人之道』呢？就是極力避開不自然，而順從神意。再具體言之，只要依教育勅語而行，萬事不謬，亦可以不損傷身體。但是只此一點不過是各小學校的課程而已，不足成立宗教。所以這宗教的核心，另外還有『神示』和『神宣』兩種東西。

人類疾病與不幸的發生，在佛教上說來是前世的因果或者は業障，但是只能知道而已，却無法消除。如依『人之道』說來，這是『神示』。因爲背了『人之道』或做了非理的行為，就有這種『神』示。這個經過教祖的協助修改了非理的病或神示的制止方法，換句話說，神爲改正我們已經錯了的心特意給我們警告，改正以後可以用人工把這災難除去而已，這是何等的錯誤呀！其結果阻止了醫學的進步，增加了人類的疾病，促短了人類的壽命罷了。

## 蘇俄北部諸民族的復生

V. G. Tan-Bogaras著  
劉正譯

本文作者係蘇俄科學院宗教歷史博物院的教授所著，敘述蘇俄怎樣將北方二十五個落後民族的文化，於十餘年間，由上古石器時代推進到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由此可知無論一個怎樣落後的野蠻民族，只要擺脫其他民族底壓迫獲得充分的民族自決時，即不必經過人類進化的一定程序，也可以很快的趕上，甚至還可超越一切先進民族的文化，這是可以斷言的。

(譯者)

蘇俄北方邊疆，沿着可居住的廣袤地方，有北方許多稚小的民族散居在各處。他們住的鄉村所佔的面積，從拉普蘭德(Lapland)經白令海峽(Bering Strait)一直到滿洲的邊界，約為一萬五千啞羅米突。

在他們二十五個民族中，共計十五萬人，其中有些民族不及一千壯丁，有些又有二萬五千之多。這些民族的名目繁多，如羅拔里(Lopari)南濟(Nentsi)，阿斯梯亞克司(Ostyaks)通古斯(Tungus)，覺克齊(Chukchi)，哥利亞克司(Koryaks)，康門恰達利(Kamchadal)，濟利亞克司(Gilyaks)，等等都是其中之較大者。

雖然早先與他們接近的人都叫他們做野蠻人，而他們有許多的生產事業是令人稱譽的。他們是畜鹿的老手，又是雪車狗的訓練家。他們漁獵的科學，就知識上的複雜及專門來比較，可與文明人的商業和專門職業比美的。他們的魚叉且被美捕鯨業者所採用。

這些民族的命運是很艱苦，因為帝俄的哥薩克騎兵，如同西班牙的征服者一樣，常用刀槍掃蕩北疆各民族。以帝俄武器優越的軍隊，當然很容易征服這些仍以石為槍矛，骨為弓矢，做戰爭武器的土人。

在交易方面，莫斯科的商人常常給予土人以賒價的花白標布，煙草，以及最劣的一種渥特加酒(Vodka)，換到他們的黑貂和白鼬皮。沙皇的官吏徵取極重的毛皮貢物以致土人陷於極端貧窮的狀態中，飢餓常不能免。

雖然如此，在這些被毀滅的民族中，也有幾個例外。他們中間的覺克齊(Chukchi)民族，極力反抗帝俄的壓迫，後來從反抗帝俄的進攻壓迫中，自己求到解放，使帝俄的軍隊和哥薩克騎兵遭遇慘敗。最古的地圖上用拉丁文述及這個民族，是這樣說的：『覺克齊民族(Chukchi)是一個野蠻民族，常常敵視俄人，被俄兵俘虜的蠻人，都是寧可自殺而決無投降的』。

當十八世紀中葉的時候，覺克齊（Chukchi）民族，曾經將數隊哥薩克騎兵完全消滅，結果帝俄政府迫不得已而退兵，直到十八世紀末葉才恢復往來，但亦只是限於純粹以貿易為基礎的關係而已。事實上，即在大革命的前數年，這個民族還是不曾接受基督教義和繳納貢物。

他們對於所謂俄國的文明，常抱一種譏諷而又稍許傲慢的態度。在那個地方的俄羅斯居民，往往墮落為極窮苦的漁人（覺克齊（Chukchi）的畜鹿者嘲笑他們說：『我們的食物環繞我們四週，我們睡着覺，食物便會生長，而你們這些沿河居民，則像飢餓的海鷗一樣，來到我們這裏找肉和皮吃。』）

蘇維埃政權在這些地方，所以能獲得永久的光榮，就在已經把這些野性的蠻民都文明化了，而且用一種新的信仰鼓勵他們的前途。舉一個例來說罷，就拿學校一項來講，在沙皇政體之下，這些地方僅有少數教會辦的學校。現在這些地方已經有了二百八十六個學校，學生中的百分之五十五，是由學校供給一切需用品的。一九三三年的學校預算總數為二百六十萬盧布。

為維護這些土人的利益，設立了五十三處俱樂部，一百八十六個閱報處，又有八十七個活動影戲院。已經建立了十二個文化根據地，尚有六個正在建立中。每個根據地就是一個市鎮，都設備有寄宿的學校，一個固定的醫院，工廠，家畜場，博物院，試驗畜鹿羣，以及統轄各部的地方蘇維埃。

他們原有十六種文字，現在替他們創造了新的字母。十種文字的初級讀本已經出版，大舉鏟除文盲的結果，已將識字者的總人數增加了十倍。現在報紙都用本地的語言發行。

凡以前民眾疾病的診治，都依靠『沙門』來服侍的地方，現在都改為科學醫院了。以前診病的『沙門』（Shamans）是各地土人所信仰的宗教中的牧師中的行醫者，他們並無科學的醫藥知識，所以醫治病常常致死。現在各地有十二個固定地址的醫院，一百三十二個醫藥處，和一百二十二個設備有一千三百六十五個醫牀的救濟所。

一九三二年，在南濟民族中舉行了一次清潔蓬帳的競爭比賽。俄羅斯人和南濟人（Nentsi）都參加比賽，但是獎品終被青年南濟人獲得了。

差不多他們所居的全部領土，已劃分成許多民族的領域。現在有九個北方的民族省，七十七個民族縣，四百六十二個蘇維埃都已組織成立，在莫斯科的北方委員會密切聯絡之下治理其地。

在伯力（Khabarovsk）葉尼塞斯克（Yeniseisk），墨孟斯克（Murmansk）以及其他的地方，民族的工業學校已經組織起來。在列寧格拉設有很著名的北方民族院，現在已是一個小規模的學院，但將很快的變成一個大學了。

北方地帶工業化，也正在迅速地進行着。漁業發展得非常迅速。二十一個鋸木廠已經建立。產額價值年達二千三百万盧布。一九三三年投資總數共為二萬萬盧布。

這些一切已有結果，應歸功於本地新青年的先鋒的核心——即該地的黨員和青年團員的努力。從這些地方的文字中，所產生的新專門名詞內所說明的新事態，已充分地表示他們絕對相信蘇維埃的權力，覺克齊人替聯共起的名字其意義即『最聰明的意志』（The wisest）。他們又替蘇維埃政權起名叫『新的好佈置』（The new good arrangement）。

現在這些民族的舊有的名字已經都改變了。過去他們大都以他們的鄰人代起的誹謗他們的渾號爲名字，現在他們大都用他們自己的名字。這些名字的意義，就大半情形而論，不過是『民族』的意思。例如，現在名叫南濟的名族，在過去就名叫『沙母亞賓』（Samoyeds），其意義即『食人肉的殘酷動物』的意思。

如果我們將居住在蘇俄領域內的北方民族，與居住在白令海峽對岸的北美洲的北方民族來對照，可以看出顯著的差異。後者決不能與白種統治民族平等，而前者是絕對平等的。在北美洲的北方土人只能算作第二等民族，甚至於第三等民族。亞拉斯加(Alaska)與加拿大的工廠中只用第一等民族的英美國人，和第二等民族的黑人及黃種中國人。但另一方面，在蘇聯領土以內，在蘇俄罐頭食物製造所工作者，當伐木工人和水手者，以及當無線電報司機，或其他技師者，許多是從這個所謂第三等民族中擢升來的。爲他們提高文化地位，高等教育的門路，是時時向他們開着的。

蘇維埃政權在各該地的勵進，是以嚴厲執行反富農反強橫的畜鹿者，以及反『沙門』等特殊剝削階級的鬥爭爲條件而造成的。只有如此才能把財產和宗教的聯合戰線漸次打得

粉粹。教育的普及，很快的把『沙門』的權力暗中破滅了。每一本用本地語言寫的初級書本和專門書籍，就像一把刀一樣的刺入『沙門』的心中。

北方諸民族，對於蘇維埃努力的好感，已經感謝地響應了。在胡蘭吉島(Wrangel Island)他們爲蘇俄的新殖民，盡量的供給移植人民。當雄壯的柴留斯金<sup>謝</sup>探險隊除蘇俄的飛機駕駛人以外，本地的土人也參加了。柴留斯金探險團團員，不僅坐飛機，而且還坐覺卡的雪車(Chukot sleds)到了威倫(Wellen)和波羅威頓上海灣(Providence Bay)。有了柴留斯金探險團員(The chelyuskin crow)才有一個覺卡自願隊員特梭肯(Chukot Volunteer, Trenkin)，他想學成一個同俄羅斯人一樣好的飛機駕駛人。

早些年北方民族奮力的追趕上佔着快樂地位的南方弟兄們，及至第二五年計畫開始時，北方諸民族，已經像全蘇聯的各民族一樣，接受了一個更雄壯更有意義的格言——要追

上而且要超越歐美的政府和人民。

不到二十年，這些落後的所謂野蠻民族，已經追上二千多年的進步了。從上古石器時代的原始制度一躍而進入努力建設將來的無階級的新制度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 日本的忠君

——其餘黨的殘殺——

原文載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二十一卷第十九號

煙火與火礮的慶祝，紳士們穿着和服致賀，學童們搖旗吶喊，高呼着天皇萬歲；這些事都表現出民衆對於承繼皇統

者之誕生而喜樂，這是一種不倦的忠君愛國的表現，由於從前盼望皇后誕生太子而屢次失望，遂使這次喜樂更見加深。從

趙泉澄譯

各方面看起來，這都是真誠的表示，甚且如像發狂似的。不過在時間之過程中，當人們耳中聽了那一致地獻忠於這位由太陽女神的傳統下來的而爲日本民人之主的皇帝時，人們就會想到那一位女神對這國家保護得太過到了。

最離奇而少見的是日本的軍隊，既是維持那忠信思想之最大的壁壘，可是想不到同時他們也是宣傳不忠君的最大團體。在今年九月九日的時候，日本的陸軍與海軍發表一篇宣言，在該宣言中，一面誹謗那些不事生產而專門消費國家生計的一班人們，致不能救濟迫切待賑的農民，一面又誹謗那班口頭宣傳『一九三六年之恐怖』而目的僅在於通過預算案之軍事之恐嚇者。這宣言是盡量地刊布披露了的，但未曾有人出面加以批評而已，只是有一次偶然有一班除了被人暗殺以外什麼也不忘掉的貴族們出面向之尖銳地一吠就是了。這事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舉行的：貴族特別委員會的委員們親自到陸海軍部大臣的官邸中去訪問他們對於該宣言的解釋。海軍大臣大角岑生就是一個強硬的人，所差者只是缺乏了一種政客的口才，他把那宣言的字句重新讀了一遍；然而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的解釋就多了。他向貴族們解釋道：這宣言並不是一種正式的宣言，不過是一種意見的表示；又說現在第三國際正在那裏用各種惡毒的把戲以危害日本的國體；又說這種『意見的表示』也是作來給外國人看的；實在不過想排外人以日本的忠君是爲非絕對的事實之觀念而已。這麼一來，這批貴族們也就置之不問了。

最近公布了幾種關於三年以來因干犯了共產主義而被捕的數目，從這些數字上看起來是很令人驚訝的，雖然在一九三三年爲數已達於幾千人，而其間却有一種減少的傾向。可

是今年人們都怖覺到這一着棋不但比上年下得更得手了，而且其所得到的結果也越發來得豐富了。這個印象，現在已經證實：因爲在以前所公布的總數字外，現在又增加了一千五百人。此數還不過是從本年一月到四月間在大阪一個團體中所捕獲的人數。現在此案的判布雖解除了，但是對於這些受罪的人們除了知道其中包括着許多社會各層的知識分子而外，什麼也不能知道。當局對待共產黨的毒辣與殘忍人們往往以爲現在已經被摧殘殆盡了；但是令人深深不能忘記而且甚至於令人發生恐怖的，是那些準備着冒任何危險以圖改進共產黨的人們的前仆後繼。這些人的勢力並不雄厚，爲數也不很多，可是他們却是那班居身高位者所大大忌憚的，一如末日之將臨到他們身上似的。

對於共黨的審問是在密室中舉行的，與審判愛國者不同的，而且他們究竟干犯了什麼罪，從來也沒有清楚的說明。而尤其不清楚的是足以加他們以罪的證據。不過有一點是可以注意的，就是現在被判罪者，已經不是爲了什麼有反對國家的陰謀或有什麼危險主義的信仰，而祇是爲了同情於共產黨，甚者乃僅爲了借錢給他們供膳宿。

幾時前，共黨中流行着一種反悔的消息。倘若那造成帝國主義侵佔滿洲的愛國主義之內部的培養已經是足以阻止產業工會運動之發生，那麼牠同時對於從前曾經信仰過共產主義者的急烈情緒也應該掃除了一些。這是幾位悔過後的共犯們所說的，不過，事雖如此，而執法者的當局，對於這些悔過自首的犯人，却仍是堂堂正正地不十分留心去聽他們的口供的。日本的警察，對於那些年齡比較輕的悔過了的共犯們，玩着一種貓弄老鼠的把戲：先釋放了他們，然後又去捉了

回來，說他們是背棄了約言。有一樁很令注意的事，就是有  
一位貴族的女兒，她已經是自首過了的，且已把她送回家中  
來了，但是，過了不久的時候因為『悔恨，她給了他家裏許多麻煩』的原故而竟自殺了。她的遺書中，並沒有提到她  
放棄了她的經濟信仰。但是，倘若這種悔過的影響太有點使人失望的話，有時候倒也會引出一種新的主意來。在本年新  
年期中國會中，通過了一種新法律，規定凡因在囹圄中的犯  
人，除了真心誠意的悔過者外，不准保釋。至於怎樣去判斷  
這種真實的悔過，文中却並沒有說清楚。固然，理想的刑罰  
，是在乎改進，但是就這種堅持取消前議的事，看來，倒像

## 文、心、書、業、社、出、版、新、書、預、告

王鈞初著

(一) 中國美術的演變 本書以唯物史觀的立場，分析中國美術之源流變遷，上迄遠古，下抵近

斷，全書分二十一章，插圖四十幅，都五萬言，為青年學藝研究者及整理藝術遺產者不可不備之專書，作美術專科或師範

學校之美術史課本或參考書，全書分量亦極合時間上之講授與研究。

(二) 蘇聯經濟地理

平竹傳三著

本書為日本著名書店「科學社」最新之出版物，內容豐富新穎，一掃傳統的

之特質，闡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化必然，附圖多幅，羅列蘇聯各項資源之出處，洵屬不可多得，非但研究地理者，宜人手一編，而關心蘇聯經濟建設者，尤非一讀不可，各大學高中採為地理科之參考書，亦頗相宜。本書分上下二卷出版，翻譯恰當，印刷精美，益以譯者劉君流暢生動之文筆，允稱空前之作。

(三) 現代政治思潮 寇克爾著 本書為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

寇克爾

(F. W. Coker) 趙奉生譯

治思想，共分八章，包括馬克思主義，大戰前後社會主義之思潮及運動，蘇聯之社會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第二篇民治主義之爭論，共分四章，對於擁護及攻擊民主制度之學說叙述詳，第三篇政治權力與個人自由，共分七章，詳述主張國家干涉與反對派之理論包括放任主義，英國觀念論派，法西斯主義，多元主權論，經驗的團體主義等，本書於本年四月出版。取材廣博，立論精當，對現代各派政治思潮詳述無遺，為其他同類書籍所不及，現由趙君譯為中文，不日出版，特此預告。

(四) 蘇聯小叢書

本社刻正着手編譯各種叢書，茲先刊印蘇聯小叢書，書名列下，現一二兩種已付印，不日

一，蘇聯教育概觀 (查葛士 Charters) 趙奉生譯  
二，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三三的蘇聯 (V. M. Dean) 著李爾重譯  
三，蘇聯的民族政策 (萊薩考夫 Rysakoff) 著趙奉生譯  
布魯瓦 (Bulward) 等著李爾重譯

是這個道地的日本神道裁判所要想把那些共產主義的邪教徒都掃除了才滿意。

忠君的崇拜，間雜着暗殺的事情，步步的進行着。然而有思想者，心中就會知道忠君這樣東西雖則給了日本以一種非任何其他事物所能造成的一種力量，但同時也可曉得這是皇帝寶座左右對於寡人政府的一種表面的服從而已。這樣看來，無怪要聽到那些關於日本軍人團體蓄意或企圖政變之謠言。每個謠言中之主要事情就是想變更皇位而別立攝政以代之，這在日本盡忠於帝國的悠久的歷史中，是有不少的例子。

侯外廬 王博明 兩先生合譯之

## 資本論 第一卷中冊

### 定期出版

### 減價預約

侯王兩先生合譯資本論第一卷上冊，自前年出書以來，頗為社會人士所歡迎。其中冊業已脫稿，由本社印行。本書之價值，自是不朽，固無待贅言，而兩先生遂譯之忠實，文筆之流暢，亦當為讀者諸君所公認。

本書卷帙較上冊為多，印刷精美，約計四百頁左右，十一月中出書，定價大洋一元四角，預約大洋八角。十月十日開始發售預約券，特此預告。

文心書業社謹啓 十月七日

高慶賜先生編「初中本國史綱要」一書，業已出版，定價大洋八角。

本書係高先生依據教育部頒布之最新標準而作，各學校多採用為教本，茲節錄本書編者弁言之一段，頗可瞭然本書特點之一斑：

『教育部新頒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於教法特點內，又有「注意比較與聯絡」一項，謂「人類進化，原是綿續不斷的，即異地之史蹟，亦可互相印證，故教者不但須注意前後之比較與聯絡，並當隨時課本國史與外國史之比較與溝通……』本書於正文之下，附有備考，其用意亦即在此。除本文之必要注釋外，餘均為與本圖史同時或有關之外國重要史實，備為學生之參考，以謀中外歷史之比較與溝通。此外並附中國歷代帝系於本文之上，以備參考』。

王博明  
侯外廬  
**啟事** 鄭人等合譯資本論第一卷，分上中下三冊出書，上冊業已發行，並經售預約券。不意中途發生事端，全卷未能出齊，殊為歉仄。現約文心書業社賡續印行，以竟全功。再者北平崑崙書店發售之預約券，因去年該書店倒閉，致預約諸君皆未得取書而歸人等消息不靈，亦不悉該書店倒閉原因，及清理辦法。現在資本論中下冊已由文心書業社發行，凡持有崑崙書店預約券者，請於出書時，逕往文心書業社取書，是荷。

北平文心書業社謹啓